

# “附近”的重建:城市化进程中老年人社区归属感与社会资本的形成机制研究

张毓灵

(西南石油大学法学院,四川成都 610500)

**[摘要]**我国老年人口众多,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作为中国人口规模庞大的群体,在迅速的社会变迁中面临着诸多不适应问题。从原本的“熟人社会”到现在的“陌生人社会”,社会关系的淡化象征着原子化社会的到来,这削弱了社区带给个人的归属感。本文以西南地区的Z社区为例,在社区以质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偶遇抽样,选取社区老年人进行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研究发现,与本地居住老人相比,流动老人社会资本呈现出比较薄弱的状态,在活动参与层面,老年人会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进行选择,社区空间影响老年人社会资本的形成,舒适、稳定、便捷的物质空间对老年人的归属感建立具有重要的作用,有助于老年人通过互动享受和维系已有的社会资本,并且社区层面的支持可以提高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度。

**[关键词]**老年人;老龄化;社区活动;社会资本

**[作者简介]**张毓灵,女,四川达州人,西南石油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硕士,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zx0304033>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mailto:jkw1966@163.com)

中国自1999年步入老龄化社会,2024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达到了29697万人,65岁及以上的人口总计2167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4%,这意味着我国老年人口众多,老龄化速度快。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即积极看待老龄社会、老年人和老年生活,用积极的态度应对当今的人口老龄化局面。社区归属感的意思为“一个人是一个现成的、相互支持的关系网络的一部分”,由成员身份、相互影响、整合和满足需求、共同的情感联系四部分组成。社区归属感反映了老年人在城市社区中的社会融合,与个体幸福感有着密切的联系。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身处社交、文化、体育或宗教等团体以获得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可以为个人提供一种归属感,会对幸福感产生重要的影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

区的治理模式与理念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吴文藻认为,社区变迁是一个社区活动完整的实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区成员通过各种技术和制度创新手段使社区的主要因素和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和发展,费孝通作为对中国社区变迁进行理论研究的本土社会学者,他的《江村经济》是研究社区变迁的成功范例。他以小型社区“开弦弓”村的变迁透视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他指出:“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和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老年人作为中国人口规模庞大的群体,在迅速的社会变迁中面临着诸多不适应问题。从原本的“熟人社会”到现在的“陌生人社会”,社会关系的淡化象征着原子化社会的到来,这削弱了社区带给个人的归属感。社区活动是老年人培育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社会资本水平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呈正相关。因此,本文以西南地区城市小区Z社区为例研究老人社会活动参与与社区资本的状况,以期

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带来的风险,为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依据。

## 一、文献研究

### (一) 社会资本的理论概述

关于老年人社会资本与社区归属感的研究,学界存在诸多理论视角与探讨。在理论层面上,社会资本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个系统的概念,起源于布迪厄对社会资本的阐述,即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可以给予个人回报;科尔曼从结构功能的角度论述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存在于人际关系中的一种结构性资源,能够便利人的理性行动,使集体和个人达到目标;帕特南在对意大利不同地区民主制度绩效的对比中运用了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开启了政治学领域分析社会资本的先河,社会资本存在于社区和整个社会层面,包括义务与期望、信息渠道和社会规范,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克里希纳和施拉德提出可以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结构性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网络、组织参与以及社会互动模式,认知性社会资本包括社会信任、互惠和对社区的归属感等。学界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从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两个层面进行,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是影响老年人归属感的两个重要层面,积极参加社交活动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降低老年人的孤独水平,在设施齐全、服务完善的社区中,老年人的社会适应能力更强;认知社会资本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老年人社会信任的来源既包括家庭又包括社区邻里,尤其是当子女无法完全满足其情感交流需求时,社区活动所提供的同辈支持作为补偿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当一个社区能够通过组织活动,传达出对老人的尊重、包容和关怀时,老年人更容易产生“我们是一员”的积极认知,从而强化其社区归属感并且提升老年人的心理福祉,丰富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培育个体对所属社区的情感和心理方面的认同,强烈的归属感激励居民更多参与社区事务,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

### (二) 社区环境对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

社区空间不仅是活动的容器,同样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着,社区是老年人除了家庭以外重要的生

活场域,社区环境对于社区活动的开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自然而然促进了邻里之间的熟悉和信任。设施齐全、服务完善的社区,不仅满足了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还为老年人走出家门、参与社会活动创造了条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单位制的解体,当物理空间从“封闭集中”走向“开放分散”时,老年人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和需求大幅度削弱,自然降低了其归属感,老年群体因为物理与社会空间的巨变经历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从而导致老年人社会交往和深层次社会关系的断裂,老年人对原有熟人社区的依恋和对现有社区的区隔形成对比,因此社会空间的重新整合对老年人的归属感有着重要的影响。陈朝兵与易闻庆子(2025)关于城市老旧社区空间营造的研究发现,与社区居民协同开展营造活动可以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生产出的“文化性空间”与“服务性空间”对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广义上的空间过渡到身边的“附近”。有研究发现,在摊贩和邻里小店以及非正式的活动空间中,通过重复性和累计性接触形成高质量的社区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重新打造“附近”建立亲密熟悉的邻里互动和社会关系,这同样有助于老年人在城市社区中重新找到社区归属感。

### (三) 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主要为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社会空间的建构两个层面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社区归属感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这些研究表明,社区的公共设施和良好的氛围共同构建了社区活动开展的前提,社区活动的参与对于老年人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支持网络的建立有着重要的作用,社会空间生产的社会关系同样也反作用于空间本身,使其生产出更多的空间属性,例如“文化性空间”和“服务性空间”。社区在满足老年人情感需求的同时也起着感情维系的作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老年人会产生社区区隔以及归属感淡漠的现象,空间营造成为重塑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重要渠道。但是上述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大量的研究依赖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虽然揭示了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是却难以揭示老年人内心感受对社区和邻里的感情依恋,许多研究将社会资本简化为社会活动的参与频率,难以深入了解老年人群体

的微观心理状况,随着社会变迁的速度加快,共同体呈现出逐渐走向衰落的趋势,人口老龄化这一宏观的人口变迁浪潮,与城市化、家庭核心化等社会进程相互交织,重塑着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图景和生命体验,影响着老年人的归属感,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正在不断地弱化,社区作为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关键性场域,承担着重构社会空间、修复情感联结的特殊功能。因此,探究老年人与居住社区之间的联结关系,成为理解老龄化社会中个体福祉与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本研究旨在通过质性研究的方式,以观察法和访谈法为主要研究方法探究老年人的社区社会资本状况,这些社区社会资本是如何通过社区活动参与被建构、维系或被损耗的,又是如何塑造了他们的社区归属感的,以此为积极老龄化提供建议和对策。

##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中国西南地区C市Z社区作为调研地。Z社区是典型的城市住宅小区,老居民聚集,居民的异质性很强。社区常住人口有11836人,其中60周岁以上老年人有2980人,占有居民人数的25%。Z社区所在街道有多间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该街道办事处联合社工机构、企业、协会的指导建议,提出以“老年认知障碍”为主题的社区建设项目,举办“爱心义诊”活动,通过“健康服务+邻里互动”的模式,开展邻里互助日活动。因此,本文选择以西南地区的Z社区为例。Z社区作为老年群体聚集的城市社区,周边大多为城市老旧社区以及养老服务中心,并且笔者对于西南地区的方言较为熟悉,便于融入当地居民的生活,了解当地的文化氛围。2025年11月至12月,笔者在社区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进行偶遇抽样,选取8位老年人进行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文章中研究对象均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婚姻状况以及经济收入存在差异,便于从不同维度了解老年人社区社会资本的状况。

## 三、流动与区隔:城市老年人口的社会资本

### (一)老年人社会支持系统薄弱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老年人口的流动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城市中,老年人口流动变迁情况更加复杂,不仅包括本地农民城镇化、异地人口流动、城市居民社区变动和返乡,还存在异地整体搬迁安置后返回居民等。老年流动人口的归属感相

对较弱,独居老人和空巢老人的活动范围小,认为自己属于本社区中的一员有助于社会融入,加强社区活动的参与,而流动人口在建立长期稳固的社会资本网络时受阻,群体归属感不高。在参与式观察中,我们发现老年流动人口的活动范围相比于本地老年居民要小,主要集中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和空间区域,和周围其他老人互动少并且存在少量固定的社交对象,与本地社区居民存在社会交往区隔,即更愿意和同乡老人进行交往,担心潜在的社会排斥问题。与此同时,社区基础设施陈旧老化、硬件配套设施建设以及管理服务水平的落后,催生了居民邻里关系的疏离和社区信任感的下降,造成社区归属感弱的问题。社会资本的建立需要经过一系列的信任互惠,而异地老人建立信任关系网络的机会较少,遇到问题自己解决变成了老年人应对困难的策略。受访者A8向访谈者谈到自己的身份归属感问题:“像我们房子漏水了,就漏到我们屋里头了,我们先去找村委会,找会长,他说你们个人解决……像我们原来农村那个大队长给做工作啊,但是他们这边人就不得管你。”由此可见,邻里之间的冷漠疏离导致老人在心理层面减少了对于社区支持的依赖,这种心理加深了老人的社会区隔。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个体越来越呈现出原子化的特征,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变得微弱而稀薄。老年人多数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他们早在青少年时期就投身于工业化建设,又经历过集体单位制度,早已习惯“熟人社会”中紧密的联系,而到了90年代,国有企业的改革使部分人面临下岗再就业的问题,体制改革导致他们不得不适应“陌生人社会”的交往模式,老人的社会资本变成了由儿女和少数故知构成的社交圈子,这种“能自己完成的就不求助于他人”的想法冲淡了对邻居等社交关系的渴望,老年人社会资本呈现出薄弱的状态。

### (二)流动老人社区融入壁垒

个人生命周期用来描述个体的成长、发展和衰老的过程,并且和家庭生命周期密切相关。六阶段论认为家庭生命周期应该包括:初婚、头胎婴儿出生、末胎出生、第一个孩子离开父母家、最后一个孩子离家结婚与家庭解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家庭结构和养老情况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城乡二元经济体制造成劳动力外流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独

生子女的出现,都在事实上削弱了代际供给的能力。受到传统儒家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影响,中国农村老人在晚年多选择与子女同住,并且在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的现实条件下,精神层面的需求满足仍然依赖于整个社会支持体系的完善,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对异地流动老人的重要性仍然不可忽视,这些高龄老人核心的社会支持系统包括:代际支持与社区社会支持。首先,代际支持对于异地老人的幸福以及归属感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可以从经济和感情两个方面解释,子女在经济方面和老人互惠有助于提升老人的积极情绪从而抑制消极情绪,并且日常照料和主观幸福感的积极作用并非经济支持可以取代的。随着老年人年纪的增长,情感支持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老年人社会资本的建立可以从费孝通的经典概念中理解。随着时代的迅速变迁,差序格局已从乡土社会基于血缘地缘的同心圆,演变为工业社会和网络社会中基于同质性、工具性与网络影响力的动态“圈子”。当子女有了后代时,出于儒家传统社会的期待,老年人往往承担起辅助照顾的角色。受访者A8表示自己并非本地人,而是为了照顾后辈居住在城市社区:“我是帮忙照顾甥子甥女才过来的,感觉还是自己老家好些,还是温暖些,这个地方感觉没得啥子那种氛围,很少跟邻居两个在一起。”老年人除了由儿女等核心亲属构成的同心圆核心支持系统外,外围的社区社会支持有着十分重要的支持作用,但是流动老人因为心理层面担心社会排斥问题选择与本地社区居民保持一定距离,呈现出疏远状态。

#### 四、老年人社会资本的重构

老年人塑造了一套与固定生活场域完美匹配的关系,形成了与之相对应固定的作息、消费路径和社交模式。熟悉和安全的空间是归属感生成的基础,单位制解体后,物理空间从“封闭集中”到“开放分散”、社会空间从“熟悉认同”到“陌生疏离”变迁,直接导致了老年居民情感体验恶化和归属感的瓦解,而舒适、稳定、便捷的物质空间对老年人的归属感建立具有重要的作用。高质量的社会互动对于老年人社会资本的建立起着重要的作用,陪伴关爱等情感性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支持往往来源于社区持续、深度的交往,同辈老人之间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构成了

深层次纽带,强化了老年人的共同身份感。受访者A4谈到自己参与社交活动的心情,以及范围的局限性:“我还是比较喜欢参加社区活动……只在这里(公园)跳舞,感觉还是很高兴的。”老年人活动往往有着固定的场域,老年人核心社会网络高度集中于居住地周边,熟悉的社区朋友、常去的店铺老板构成了老年人生活的“附近”。固定的活动范围是享受和维系这些社会资本的方式,改变活动范围,意味着需要调动大量认知和情感资源去适应新的场域和规则,这对身心机能有所下降的老年人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和不适。进入一个新的场域需要投入新的资本并且调整自己的惯习,这种策略成为老年人主动的、更加理性的选择,也是维护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距离和空间活动范围成为老年人社会资本建立的重要影响因素,老年人基于“风险—收益”的考量,为了维护旧场域的熟悉感减少社会资本的投入,倾向于保持原来的惯习不变。A1向研究者表示想要和社区邻居之间进一步拉近距离,但是总是却缺乏“破冰”的机遇,距离对社会关系的维系造成了部分的损耗:“我见面要打招呼,我认为要打招呼,我的心态好,我们有时候就一起说说话,但是现在哪有会见面呀。”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对于社交活动的考虑更加全面理性,A5(80岁)在访谈中谈到自己由于年纪大了对于组织活动有了更高的顾虑,并且只愿意在家中进行活动的组织:“我又没法,我年纪这么大了,还想教书法的话,起码要在屋头,教的娃儿还要多,起码要教二三十个才行。”总的来说,随着年龄增大身体机能的下降,老年人对于社会活动参与意愿均也存在降低的趋势,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老年人社会活动将面临更高的风险导致物理成本上升,并且社会活动带来的收益对于高龄老人的效用降低,他们对通过社会交往获取“未来回报”的期待减少,更倾向于当下的舒适和安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并非孤立抽象的存在,老年人社区社会资本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基于小规模的活动组织范围更容易降低老年人活动参与的门槛。

#### 五、结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提升了劳动资源的配置效率,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人口流动

和老龄化的快速发展的双重推动下,老年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大。老年流动人口的增长和家庭化迁移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核心家庭在流入地的不断稳定,为了照顾流动儿童以及老年父母,青壮年流动人口通常会将家乡父母列入随迁的考虑范围,故而形成以照顾晚辈、随迁投靠及养老为目的的老年流动人口。但从许多层面来看,老年农村流动人口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传统大家庭结构不断瓦解、家庭结构不断核心化,家庭的养老功能不断减弱,老年人社会资本呈现出薄弱的状态,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养老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老年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建立社会网络会显著提升他们的城市居留意愿,通过个体社会资本积累和城市身份认同强化,尤其是与城市本地老人建立社会网络更容易积累老年人社会资本形成归属感。社区居住地和日常活动空间的建成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着重要的影响,笔者认为可以从空间和关系两个维度建立基于信任和规范的社会网络来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在空间维度层面,从小范围的活动空间展开,完备所在社区周边养老服务设施,提高老年人健身社交活动频率,建立空间熟悉感;在关系层面,高龄老人对于新环境、新人群的信任建立较为缓慢,而社会活动常常需要一定信任基础才能获得满足感,社区负责人应该在活动组织层面号召老年人共同参与活动,逐步建立老年人心理层面的归属感,建立老年人意见反馈中心等多种沟通渠道,通过线下访问、协商调解的方式解决老年居民生活中的小问题,从而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立老年人对于本社区的信任和归属感,使老年人真正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 参考文献:

- [1]叶静,张戎凡.心理韧性视角下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1,38(4):317-320.
- [2]宋喆,施国庆.社区变迁中“人的城市化”建构与反思——以NJ市XL农牧场S新村为例[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7(6):60-64,99.
- [3]李娟维.老年人社会资本与心理健康水平及相关性[J].中国老年学杂志,2024,44(23):5871-5874.
- [4]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95.
- [5]温兴祥,文凤,叶林祥.社会资本对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17(4):130-144.
- [6]王英英,陈功.城乡社区建成环境对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影响机制探究[J].人口与发展,2025,31(5):110-119.
- [7]瞿小敏.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基于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分析[J].人口学刊,2016,38(2):49-60.
- [8]唐金泉.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年龄组的差异性分析[J].南方人口,2016,31(2):60-70.
- [9]卢杉,汪丽君.城乡社区环境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J].人口与发展,2021,27(5):36-45.
- [10]江立华,王寓凡.单位社区解体与老年群体空间意义的变迁[J].人文杂志,2017(12):99-105.
- [11]陈朝兵,易闻庆子.空间营造:城市老旧小区情感治理何以有效?——以成都市下涧槽社区为例[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1):88-98.
- [12]李翠玲.找回邻里:街坊商户与内源式社区营造[J].思想战线,2024,50(6):112-121.
- [13]刘军林.三峡库区准老年人休闲活动的社区认同研究[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2(6):115-120.
- [14]毛雅倩,李九全.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老年人日常生活圈情境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0,39(2):169-175.
- [15]曾毅.一门十分活跃的人口学分支学科——家庭人口学[J].中国人口科学,1988(6):58-63.
- [16]李俏,陈健.社会流动背景下农村代际支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宁夏社会科学,2017(4):113-121.
- [17]金泉.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年龄组的差异性分析[J].南方人口,2016,31(2):60-70.
- [18]尚进,吴晓刚.“差序格局”的形成及其变迁机制——一项基于行动者建模的研究[J].社会学评论,2023,11(3):30-58.
- [19]张静敏,陈业强.性别化策略:对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与性别差异的解读[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2(4):137-143.
- [20]周素红,彭伊依,柳林,等.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地理研究,2019,38(7):1625-1639.
- [21]郭晓欣,钟世虎,李子健.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的影响机制——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发现[J].中国人口科学,2023,37(4):51-66.

## Reconstruction of “Nearby”: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ommunity Belonging and Social Capital among the Elderly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ZHANG Yu-ling

(Law School,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China)

**Abstract:** China has a larg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a rapidly aging society. As a massive demographic group in China, the elderly face numerous adaptation challenges amid rapid social changes. The shift from the original “acquaintance society” to the current “stranger society” symbolizes the arrival of an atomized society, which weakens the sense of belonging that communities provide to individuals. Taking Community Z in the southwestern region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employ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cluding incidental sampling, to conduct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s with elderly residen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compared to local elderly residents, the migrant elderly exhibit relatively weaker social capital. At the activity participation level, seniors make rational cost-benefit decisions. Community spaces influence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capital among the elderly, where comfortable, stable, and convenient physical environment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fostering a sense of belonging. These environments also help seniors enjoy and maintain existing social capital through interactions. Additionally, community-level support can enhance elderly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activities.

**Key words:** the elderly; aging; community activities; social capital